

國 民 說 部

國 民 歷 史 集

晚 唐 演 義

編 著 者 符 懋 德 校 訂 者 徐 忍 苑

中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國民說部發刊旨趣

近來民衆讀物之刊行，日見其盛；按所觀察，在今日高唱民衆教育及識字教育之時，此種刊物應運而生固甚正當，而事實上亦確需要。第以一般民衆所受新教育之根基尚淺，其生活習慣環境情形，均尙瀰散於舊觀念，而不自知新需要之所在。故雖有寶物，等於泥沙，蓋未明其用，亦不知其可貴也。因此關係，無論民衆教育之呼聲沖天，識字運動之宣傳遍地，民衆讀物之刊行盈千累萬；而民衆不知享受或不能享受，依然如故。事倍功半，至爲可惜！查中國社會教育社第三屆年會通過民國二十四年三月教育部修正試用之民衆學校課程標準草案，規定國語科教學方法要點：「第六條，要培養自動閱讀的能力；第七條，要獎勵課外閱讀和欣賞的興味。」但如何培養閱讀能力，如何增進欣賞興味，則教材之選擇，讀物之編纂，大有關係。坊間一般民衆讀物未能深入民衆，固由於我國民衆教育水準之低；但亦不嘗不因編選技巧未能適應對象之故。各省市民衆教育實驗機關，間有改變作風，適合民衆口味讀物之編印，但又限於地方，零星不全不易普及。本局有鑒於此，於是審察民衆普通興趣，調查民

衆平時習慣，因勢利導，利用吾國舊有章回小說之體裁，結構，編輯小本讀物，每冊在萬字左右，灌輸世界時代新知，培養中華民族意識，使民衆閱讀能力欣賞興趣，無形加強。此種方式，利用爲民衆教育之工具，與今日利用故事體裁編爲兒童讀物，作小學校教本之補充材料，用意相同，於民衆教育上當能發揮其功能。故本局敢毅然嘗試，以「舊壺裝新酒」之意，採用章回體裁，鑄成國民說部一百冊，以供民衆閱讀之用。其內容則應時代之需要，分爲十集：曰歷史集，曰革命集，曰地理集，曰名人傳記集，曰健康集，曰生產經濟集，曰政治集，曰防衛集，曰科學集，曰生活集。合言之：各集均有相當聯繫，使可滙通活用，俾民衆讀者於整個人生上，得到正確之認識；分言之：歷史集，革命集，地理集，名人傳記集，政治集，屬於「教」的方面，足以善導民衆思想；健康集與防衛集，屬於「衛」的方面，足以領導民衆自衛；生產經濟集，科學集，生活集屬於「養」的方面，足以增進民衆生產。故國民說部不僅可供各省一般民衆學校之用，即礦，鄴，皖，豫，閩省等施行特種教育區域，中山民衆學校，亦可採用此書以作訓練民衆之工具也。

晚唐演義回目

- | | | |
|-----|--------------|--------------|
| 第一回 | 安史諸逆稱兵河朔 | 張許雙忠保障江淮 |
| 第二回 | 駐靈武李泌定大計 | 復兩京子儀建奇功 |
| 第三回 | 禦強寇回紇大賣力 | 報聘問吐蕃遽劫盟 |
| 第四回 | 尾大不掉藩鎮遞叛 | 亂極思治逆盜伏誅 |
| 第五回 | 閹豎專橫兩日易三主 | 甘露禍變一朝喪四卿 |
| 第六回 | 挽危扶傾方資良相 | 黨同伐異奈彼衆人 |
| 第七回 | 求方士憲宗圖長生 | 崇儒道韓愈斥佞佛 |
| 第八回 | 巨寇猖獗閭閻鼎沸 | 興元出走天子蒙塵 |
| 第九回 | 沙陀勤王黃巢授首 | 朱溫廢帝唐室告終 |
| 第十回 | 交通盡水陸貿易達印度波斯 | 種族大混合唐代多諸夷蕃將 |

第一回 安史諸逆稱兵河朔

張許雙忠保



(南)

話說唐玄宗在位，自天寶以後，日與楊貴妃朝歡暮樂，朝政悉由李林甫專權，武備廢弛不修。那時安祿山兼領三鎮，兵精糧足，早已蓄有反意，不過祿山爲天良所驅使，自思皇恩不薄，擬俟皇上晏駕，再行起事。不料楊國忠爲相，因素爲祿山所輕視，遂頻向玄宗密告祿山必反，並屢次藉故尋釁，以激祿山速反。祿山見事勢已迫，遂召集諸將密議，佯言奉到密旨，令將兵入朝，討伐國忠；諸將自無異議，便各調所部，約共十五萬人，一鼓而南。這時因承平已久，人民不識

與革，猝聞范陽兵變，遠近震駭；亂軍到處，勢如破竹。玄宗聞變，召宰相計議，國忠反揚揚得意的道：『今反者僅祿山一人，非將士所願，不出旬日，逆胡首級，必傳闕下！』適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遂即授常清爲范陽平廬節度使，募兵東征。

祿山引兵渡河，先陷靈昌，進逼陳留，那河南節度使張介然抵敵不住，戰敗身殉。祿山復驅鐵騎至武牢與封常清對壘。常清的部隊，概係新近招募的新兵，怎禁得蕃朔健奴，怒馬入陣；常清連戰皆敗，祿山遂陷東京。玄宗以常清拒敵不力，就登時下詔處其死罪；復用哥舒翰鎮守潼關。

可憐玄宗於開元中初設節度使防邊，不聞起兵討賊，卻先養癰爲患。當日只有平原太守顏真卿傳檄討賊，與常山太守顏杲卿共謀斷絕

祿山的歸路。不久祿山僭號大燕皇帝，使史思明急攻常山，杲卿以守備未完，城陷被執，到死罵不絕口，河北諸郡，遂爲賊有。幸虧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表薦李光弼爲河東節度使，率兵萬人，出井陘，進攻常山。子儀又親率大軍來援，河北十餘郡纔得收復。這時賊軍軍心動搖，祿山有放棄洛陽竄歸范陽之議；而國忠卻急催哥舒翰出戰，致令潼關又爲賊軍所陷，長安形勢很是危急。玄宗倉皇出走，到了馬嵬地方，將士飢困，軍心譁變。譁亂中殺了楊國忠和他的族黨；並逼玄宗殺死楊貴妃。貴妃自知不免，只得自縊而死。玄宗剛欲啓蹕西行，沿途父老以偌大中原，不可無人作主，因留軍二千人隨太子討賊，並宣旨傳位於太子，這且按下慢表。

且說此時賊勢甚爲猖獗，占有河北、河南等處，長安又被賊將孫



圖 一 長 安 城

孝哲攻陷，分兵侵略四方，西近汧隴，南侵淮漢，北割河東秦半，天下大爲震動。當此危急之際，守土之將只有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後與睢陽大守連兵困守睢陽，捍衛江淮。還有山南東道節度使魯靈固守南陽，復奔襄陽，保全了江漢。陝南山南一帶，賴陳倉令薛景僊把守得力，始免於難。就中尤以張巡和許遠的困守睢陽，事績最爲悲壯。

原來北方自經五胡之亂後，地方貧瘠不堪，那時中央政府的財賦，必須仰給於

東南，睢陽爲當時江淮的屏障，得睢陽就可左右東南，所以賊衆不惜三番五次的犧牲，進犯睢陽。先是張巡起兵雍丘，聲勢甚壯，適賊將尹子奇進犯睢陽，許遠前往請援，巡入睢陽，與遠合軍禦賊，巡督率將士血戰二十多天，士氣愈戰愈勇。遠自知才不及巡，便退而專事調運軍糧，及治理戰具；一切攻守事宜，均歸巡調度；打得賊衆黑夜竄逃。不久子奇復寇睢陽，仍被張巡擊走。到了至德三年，尹子奇又擁大軍來犯，睢陽困於重圍，城中食盡，援兵不來，將士有議棄城東走的，巡和遠都以爲『睢陽保障江淮，若棄城他去，賊必乘勝南下，江淮將盡爲賊有，不如堅守以待後援！』無奈全城糧絕，茶和紙一時都充作糧食，且吃了一個光，於是只得殺戰馬以療飢，甚至有羅雀掘鼠以充飢者，張巡至不得已時且殺愛妾以饗將士，遠亦殺其奴婢。後竟

搜食城中婦女，明知必死，卻不願棄城投降。可憐將士餓病不支，巡見城難再守，乃西向再拜道：『臣力竭不能全城，生無以報國家，死當作厲鬼殺賊！』賊衆見城守稍懈，便魚貫而登，城陷，巡、遠均被執。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餘人，同時被害！獨遠解送洛陽，及唐軍克復洛陽時，轉送僊師，因不屈，亦被殺！後人慕他兩人盡忠爲國，在睢陽建祠尸祝之，號曰「雙忠廟」。他處亦有建廟供奉者，俗稱「張王廟」。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駐靈武李泌定大計 復兩京子儀建奇功

卻說自玄宗從馬嵬啓蹕西行，太子奉命討賊後，眼見兵寡馬劣，

此地非久駐之所，想到別地去，又不知那裏是安身立命之所。後來建寧王倓主張到靈武去，才率領殘兵羸馬，到了平涼。適杜鴻漸率軍來迎，勸太子移節朔方，太子乃與裴冕、鴻漸等同至靈武。旣而裴冕、杜鴻漸等五次上牋請太子遵馬嵬之命繼統天下，太子乃於靈武卽位，是爲肅宗，遙尊玄宗爲上皇帝。當下草創之局，諸事簡率，便召李泌入備諮詢；肅宗欲任爲右相，泌固辭不受；但事無大小，悉惟泌是聽。忽然間郭子儀率兵五萬由河北入衛。肅宗喜出望外，立授子儀爲靈武長史，李光弼爲北郡留守並同平章事，靈武軍威，自是大振。祇爲急圖收復兩京，乃遣使往回紇借兵。

卻說賊軍之中，安祿山因連戰皆捷，所向無敵，於是志得意滿，大宴羣臣於凝碧池。不久史思明又攻陷了河北諸郡，繼之潁川復失。

當日肅宗連接警報，驚惶萬狀；便召李泌問道：『賊勢汹涌如此，奈何？奈何？』泌答道：『我看賊勢雖強，却並沒有大志，依我所料，不出兩年，當可削平！』肅宗追問其故。李泌遂將平賊的計劃告訴他道：『我看賊軍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忠、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今陛下若令李光弼出井陘，郭子儀入河東，我料忠志、思明二賊決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決不敢離長安；我用兩帥掣彼四將，再由陛下領軍出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賊；賊救首，我擊尾，賊救尾，我擊首，使賊往來疲於奔命，終必爲我所擒了！』肅宗聞言大喜！

卻說安祿山合該數盡，這邊君臣合勦的計畫纔定，而逆首安祿山被刺的消息便紛紛傳來了，原來他的兒子安慶緒爲爭嗣立，唆使閹豎

李緒兒一刀把祿山刺死了。可是祿山雖死，史思明猶思作困獸之鬪。他帶領了十萬大軍，進窺太原；恰遇李光弼之軍，屢犯無功，死亡甚衆。後來續攻月餘不下，思明無法，也只得引兵退守范陽去了。

不久，睢陽被困的急警又似雪片般的飛來；肅宗焦灼萬分，無法應付。只好依照前次的計議，命郭子儀、李廣平王、李俶率領二十萬人開赴長安。會同紇懷仁、可汗遣太子葉護等率精兵四千餘人，馳至鳳翔；兩軍便合爲一軍，共同出發，與賊衆大戰於長安城西。此役官軍奮力殺敵，有如風捲殘雲，自午至酉，斬得賊首六萬級，賊衆大潰！翌晨李俶正升帳發令，已有偵騎來報：『賊將吳守忠等已棄城遁去！』李俶便整軍入城，百姓扶老攜幼，爭迎王師。同紇太子葉護要求廣平王實踐『克城之日土地歸唐，金帛女子歸回紇』的前約，李俶請他等克復東京時；

再如前議，纔一同向東京開拔。捷報到了鳳翔，肅宗大喜！即日遣使入蜀，請上皇還京師。且說那平洛大軍沿途順利，郭子儀長驅直進，到了新店，正遇着大隊賊兵依山列營，氣勢頗盛。子儀遂令回紇兵襲擊賊背，賊衆突聞山背鼓聲，亂箭從天而降，回首驚顧，有說回紇兵到的，便相率驚駭四走了。子儀與回紇兵前後夾攻，殺得賊衆屍橫遍野；慶緒驚惶無措，只得把俘獲的唐將哥舒翰等一併殺死，垂頭喪氣，逃向河北而去。這邊廣平王俶便率大軍入東京城，這時回紇客軍就不客氣的大肆劫掠起來了。後來纔以羅錦萬匹酬謝了事。肅宗聞東京收復，啓蹕回京，慶賀慰勞，自不必說。而賊衆經此一敗，內部就大起變化，賊將史思明殺安慶緒自稱燕帝。後來東京又被思明攻陷，光弼屢次進攻不利；巧逢史思明爲其子朝義所殺，東京始又克復。這

時上皇已崩，而肅宗亦因病晏駕，太子俶卽位，是爲代宗。史氏之亂，直到代宗手裏纔完全平服。

欲知平亂詳情，請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禦強寇回紇大賣力 報聘問吐蕃遽劫盟

卻說代宗嗣位，史亂未平，朝政多由宦官專權；郭子儀爲程元振所忌，留居京師，一切討賊之事，都操諸僕固懷恩之手。先是肅宗以懷恩的女兒出嫁回紇可汗，可汗見懷恩，懷恩告訴他不可辜負唐朝的恩信，可汗很爲感動。因是遣使往徵回紇兵，可汗也率軍來援，共討史逆。詔雍王 适爲天下兵馬元帥，懷恩爲副。出師之後，大破史朝義於洛陽城外的橫水。懷恩進克東京，朝義北走，賊將薛嵩、張忠志、

田承嗣等紛紛獻地降唐。朝義勢窮無所依歸，自縊而死；安史之亂，至是纔告平息。自亂起到亂平，凡歷九年，把中國的元氣，弄得斷喪殆盡！加以當日中央政府勢力衰微，動輒受藩鎮的牽制，因是中葉後的唐室，就成爲蠻夷猾夏的逐鹿之場了！

其實到這時，不但中國對邊徼民族的統治力淪替；即各民族本身的勢力，也有很大的消長。唐初時，中國沿邊幾個強大的民族，除吐蕃尙保住原有的勢力外，東北方面有渤海契丹兩民族興起，西南有南詔正在抬頭，北方則有回紇代替了昔日的突厥。回紇人原來是鐵勒族十五部中之一部，本爲突厥的臣屬。到了天寶初年，才滅突厥，奄有藥羅等十一姓的地方，東極室韋在黑龍江沿岸，西抵金山，南跨大漠；這可說是回紇的全盛時代。所以當安史之亂時，唐朝常遣使往回紇借兵平

亂。到僕固懷恩叛亂時，也引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等部衆二十餘萬人相率入寇。回紇兵進圍涇陽，代宗召郭子儀前往守禦。子儀以寇衆我寡，終難力勝；就單騎出營，背後只跟隨數騎衛卒，往說回紇。他將到回紇營前時，叫隨騎高聲傳呼道：『郭令公來！』回紇兵皆相顧失色。及子儀進見回紇諸酋長，責以正義，那藥葛羅纔說：『原來懷恩說天可汗晏駕，令公捐館，我們纔敢前來；今懷恩既死，請爲公儘力共擊吐蕃，自贖前愆！』子儀遂與定約而還。吐蕃兵聞風便自行遁去了。自是漢胡通商互市，邊塞交通漸開，糾紛亦日以繁，這是後話。

且說吐蕃當棄宗弄讚在位時，勵精圖治，輸入印度及中國文化，國勢遂漸見強盛。到了天寶年間，就乘安史之亂，蠶食河隴諸郡；

不久涇

即今甘肅涇川縣

邠
今陝西邠縣

等處都成爲他的邊地了。代宗時，復率吐谷渾、

党項、氐羌二十餘萬衆，進寇關中，代宗出奔陝州。吐蕃兵進佔長

安，恣意焚掠；劫廣武王承宏爲帝，留京師十五天。後來因爲接到郭

子儀率軍來攻長安的消息，纔魂飛魄散，夤夜東走。到了德宗卽位，

本想用懷柔的政策，派渾瑊爲使結納吐蕃；吐蕃亦遣使報聘，會盟於

平涼

今甘肅平涼縣

地方。那知吐蕃詭計多端，竟以會盟爲名，伏兵暗算，瑊等

不知就裏，當日從容赴約。猛聽得一聲鼓響，瑊等知事不妙，四出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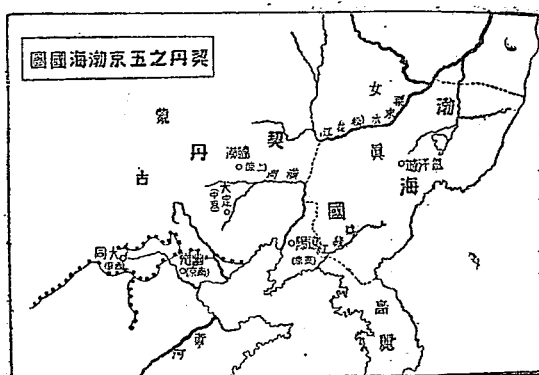
竄；唐軍被殺甚衆，惟瑊從幕後竄逸得免，虜衆隨追，爲駱元光嚴陣

抗禦，纔得收拾殘兵而返。及至貞元年間，吐蕃威振天山南北路，唐

室在中亞的聲威，從此就爲之掃地了。

渤海本稱靺鞨，卽後魏時所稱的「勿吉」。這民族一向盤踞我國的

死，由刺史孫萬榮代領其衆；朝廷發大軍征討，屢戰屢敗，因是內蒙



契丹之五京渤海國圖 二

東北方，東至于海，西接突厥，南界高麗，北鄰室韋，內分數十部，各有酋長。唐初本受中國的約束；武后時粟末部酋長大祚榮擅稱震國王，便是渤海建國之始。至睿宗封祚榮爲渤海郡王，始廢靺鞨，而稱渤海。自後漸輸中國文化，蔚然成爲東北盛邦。

契丹本東胡遺族，居中國營州今錦州
朝陽縣之北，初稱臣於突厥，隋唐之交亦時內附。武后時，契丹李盡忠反，盡忠

古東部，皆入契丹的範圍。

南詔地居川南、雲南之間，爲西南夷的老巢穴，漢明帝時置永昌郡，唐時分爲六詔，後皆爲最南之蒙舍詔所吞併，故稱南詔。自劍南節度使失政，稱臣吐蕃，南詔遂不復爲唐有。安史之亂，唐室不暇自保，南詔又乘機作亂，於是今日四川西南境之地，皆入南詔的版圖了。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尾大不掉藩鎮遞叛 亂極思治逆盜伏誅

卻說唐代藩鎮之亂，禍胎實始於玄宗開元中。在沿邊一帶設了幾個節度使，使唐初的府兵制，竟變成了參養軍閥的制度。安祿山和史

思明先後造反，就是憑藉節度使的兵權所養成的。安史亂平，那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便奏請安置賊將薛嵩、張忠志、田承嗣、李懷仙四人於原地，且授他們以軍職。代宗祇圖苟安，那計利害，竟卽准如所請；并特賜張忠志改名李寶臣。因是薛嵩據昭義，李寶臣據成德，田承嗣據魏博，李懷仙據盧龍。在平盧方面，李懷玉又把侯希逸逐走；代宗又以懷玉知留後，並賜姓名李正己。這些節度使均各擁兵自衛，不受中央節制，唐室養癰貽患，早成尾大不掉的情形了。

到了代宗大曆年間，各藩鎮便都自相殘殺起來了。朱希彩殺李懷仙自稱留後；部將又殺希彩擁朱泚爲帥。朝廷不但不能加以制止，甚至田承嗣作亂，朝廷還命各鎮進兵討伐；那平盧李正己按兵不動，還遣使說李寶臣同取范陽；一面又上表請召承嗣入朝，朝廷也只好如法

泡製。至若薛嵩病死，由其弟魯代，及朱泚入朝命弟滔知留後，朝廷只能追認了事，更其不用說了！

後來德宗即位，在政治上倒能盡力求治，很想伸張統治力到他們地盤裏去；不料他們竟起兵來反抗，激起河北、河南的變亂。先是李寶臣死，他的兒子維岳，自稱留後，求德宗任命；德宗不肯答應，維岳就反起來。魏博節度使田悅曾代維岳請求，因德宗不許，也跟維岳同反。德宗乃詔馬燧、李抱真、李晟去討悅，命朱滔伐維岳，同時遣使徵崇義入朝。崇義拒命，於是又派李希烈去討伐崇義。此役結果，各路報捷，德宗大加賞賜一番。不久王武俊殺了維岳，且以爲功大賞薄，便往說朱滔等舉兵同叛。一時王帥自尊，朱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那李希烈見他們紛紛稱王，也便擅

稱「天下都元帥」。德宗爲偏信奸臣盧杞的讒言，派了顏真卿前往招撫希烈，却斷送了一個剛直敢言的臣子顏真卿的性命。當時朝廷裏原有一位能臣姓陸名贇，他見京師防守疎忽，上表痛陳利害，怎奈德宗以爲迂闊，偏不聽他。不久涇原之變，長安失守，德宗竟遠竄奉天。於是朱泚自稱秦帝，李希烈自稱楚帝。興元元年二月李懷光反，德宗復走梁州。同年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德宗始得復返長安。後來這些叛臣雖然有的不久失敗，有的歸順；但藩鎮的跋扈，終未完全斂迹。

順宗卽位，僅閱八月，便傳位於太子純，是爲憲宗。憲宗嗣位之初，親賢納諫，先後任用杜黃裳、武元衡、李絳、裴度、崔羣等人爲相；又得韓愈、白居易、元稹等提倡文事；一時名臣賢相，充滿朝廷，頗具中興的氣象。不久，便擒劉闢平定了西川；斬楊惠霖安定了

夏綏；執李錡平服了鎮海；用兵淮西斬了吳元濟；討伐淄青，使跋扈六十餘年的李師道被擒就戮，一時羣逆殲滅，中樞權力大張。可惜憲宗後來竟寵信宦官，身受慘戮，這不能不說是一件遺憾的事！

卻說穆宗嗣位後，天下略見昇平，朝廷也不復措意藩鎮了。所以不久又有朱克融盤踞盧龍，王庭湊據成德；史憲誠據天雄，相率反叛，河北盡失。直至唐朝滅亡，中樞總沒有力量克復過他們。總計唐朝傳國不到三百年，倒有一百五十多年受這種藩鎮叛亂的擾攘；也可見軍權不集中的弊病了。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閻豎專橫兩日易三主 甘露禍變一朝喪四卿

卻說唐初的政制，當太宗在位時，對宦官原取高壓的手段，希望避免後漢宦官專權的流弊。直到玄宗即位，因他豪奢縱樂，宮嬪增至四萬餘人，宦官之數也跟着增加，就中以高力士、楊思勳二人邀寵最隆。高參政事，楊掌兵權，當時一切表奏疏章，必先經力士閱後，纔得上奏。甚至將相大臣，亦多由力士進用。一時力士權傾內外，東宮太子呼他爲兄，諸王公主稱他爲翁，那些駙馬皇親竟皆稱他做爺。妙在他的性情，當初甚爲和謹，尙未至驕橫用事，故很能邀得玄宗的信任，與朝中士大夫，也沒有生什麼嫌隙。

肅宗即位，寵用李輔國。輔國生性狡險，初與張后即張真嫡表裏爲奸，殺害建寧王倓，並逼上皇遷居太極宮。後輔國與后不睦，竟將張后殺掉。代宗即位，知輔國勢焰迫人，而不敢明正其罪，只得暗中使

人把他刺死。但前門驅虎，後門進狼，他雖除掉了一個輔國，却又寵用了魚朝恩、程元振兩個宦官。代宗偏信他們的讒言，罷郭子儀的兵權，竟招吐蕃入寇。他們又力譖李光弼蓄志造反，使光弼不敢入朝。後德宗由梁州返駕，因鑒於涇原之變，以爲宮禁不嚴，便使內宦竇文場、霍僊鳴二人典神策軍兼領樞密使，因是宦官之勢就更不可侮了。及至順宗，擢用老臣王伾、王叔文謀誅宦官，卻因事機不密，爲宦官所發覺，竟致束手無策。憲宗號稱中興，力能削平藩鎮的叛變，卻不能杜絕禁內的宦官。不但憲宗本身，被宦官陳弘志所弑，太子豐王憚也爲宦官王守澄所殺。守澄專擅國事，廢立皇子；不久河朔三鎮又叛。後來敬宗皇帝性情暴躁，常令宦官隨其遊獵，小有過失，輒遭捶撻，弄得侍從們且怨且懼。他在位二年，爲宦官劉克明所殺。克明殺

敬宗後，迎絳王悟入宮嗣位。樞密使王守澄以克明弑君不法，調兵討伐，克明、絳王皆死。於是復迎江王涵入宮卽位，是爲文宗。可憐唐室衰微，數日之間，竟三易其主，文宗九原有知，也當自責作俑之罪吧！這且不必追咎。

且說文宗卽位，擢用宋申錫同平章事

按唐制以尙書中書門下三省之長官爲宰相，卽以其官隆重，不常置，例以他官攝其職，謂之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省稱同平章事。

密謀誅戮宦官，不幸謀洩，申錫被貶。他後來又和李訓、

鄭注謀誅宦官，始正陳弘志弑逆之罪，鳩殺王守澄。鄭注先出鎮鳳翔，謀選精兵入京，送王守澄葬，乘勢誅滅宦官。還沒到期，李訓等就先動手。詐言左金吾殿後有甘露降，派宦官去看，想趁此把他們殺掉。誰知事機洩漏，中尉仇士良、魚弘志就劫文宗入宮。仇士良等行至宮中，忽然風吹幕起，伏兵暴露；士良倉皇返走告變。李訓見士良

返殿，亟呼金吾衛士上殿保護乘輿。那士良眼明手快，已先指揮閣黨扶文宗上了軟轎！從殿後毀牆突出。金吾兵登殿，直擊宦官，殺傷十餘人。訓以所謀未遂，只好乘馬奔逃。士良等命神策軍出戰，殺金吾兵二千餘人，諸司吏卒及販賣小民，死者無算。宰相王涯、賈餗本未與謀，也和舒元興、王璠、郭行餘、韓約等同受慘戮。李訓走鳳翔，中途爲人所殺，鄭注率親兵五百來援，途次得報，折回鳳翔，也爲監軍當時凡監軍都是宦官張仲清伏兵所殺，各人眷屬亦被屠戮淨盡。自是大權盡入宦官之手，生殺予奪，皆由中尉主持，木偶般的文宗，那裏還敢有什麼話說？宦官氣焰日盛，國事惟士良之命是聽，宰相不過奉行文書罷了！文宗死，士良立皇弟穎王瀍爲帝，是爲武宗。此後宣宗、懿宗、僖宗、昭宗諸朝，廢立皆出宦官。宦官馬元贇、王宗實、劉行深、韓

文約、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海等，皆以中尉典兵，居中用事。總而言之，當時中央的兵權和機要，都操在宦官手裏；這是歷代所沒有的。然其初不過起於玄宗一念之差。專制政體的危險，就在這等地方。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挽危扶傾方資良相 黨同伐異奈彼衆人

卻說唐室自玄宗天寶以後，外而藩鎮叛亂，內而宦官專橫，可說是禍亂相尋，殆無寧日。這樣衰微的中央政府，當安史之亂時，全仗郭子儀、李光弼輩東征西討，克復了兩京，唐室賴以再造。然而在後來幾次的變亂環境中，尙能苟延殘喘，綿長一百多年的天下，却又不

得不歸功於良相贊輔之力了。自安史亂平後，到德宗卽位，這個期間中就有朱滔、田悅、朱泚、李希烈輩，相繼作亂，各自稱帝稱王，唐室大有瓦解的趨勢。這時朝廷裏有一個翰林學士姓陸名贇表字敬輿，係嘉興人氏，夙擅才名，以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歷任外尉及監察御史。德宗做太子時，久聞其名，至是召居翰苑，備詢政事得失，贇有所知，無不剴切陳疏。涇原之變，京城失守，贇隨德宗西行；書詔日下數十，贇捉筆卽成，不用起草，同事拱手嘆服，不能贊一辭。並常陳己見，供上採擇。時四方紛亂已極，贇以爲非皇帝下詔罪己，不足以正人心。德宗從之，詔書一下，不但人心大悅，就是那班武夫悍卒也沒有不爲之揮涕感激的。總計贇自召入翰苑，及至爲相，上書論事，差不多有數十萬言，皆切中時弊，上足以啓發君意，下足以激勵

人心，維繫當時的朝局。

卻說唐朝的良相，在陸贄之後的，就算李德裕了。德裕是李吉甫之子，穆宗時，以翰林學士出官浙西觀察使。文宗時，調任西川節度使，鎮守西陲，蜀人賴以粗安。後來復入朝爲兵部侍郎及同平章使，均鬱鬱不得志。到了武宗時，始拜宰相。他的事業，如制馭宦官，使仇士良輩不得牽掣政權和兵權，此爲唐中葉後謀制宦官所僅見的。他如任用張仲武收復幽燕，任用劉沔、張仲武平定回鶻；任用王元逵、何弘敬、石雄、王宰輩平定昭義；任用王逢平服河東之亂，都是他的功績。一時漠南漠北，烽烟無警，河隴舊地，盡皆收復，當時文治武功，大有恢復盛唐之勢。

可惜陸贄和李德裕二人，先後都爲異黨所排斥，不但他們懷才未

售，唐室政治也就沒有恢復舊觀的希望了。先是陸贄以少年入朝，特蒙恩遇，剛直善言，常犯顏苦諫；朝中大臣如竇參和裴延齡輩，遂視贄若眼中釘。有人勸他說，嫉惡過嚴，恐遭讒禍，他却慨然道：『我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此外非所敢計了。』當時戶部侍郎裴延齡姦邪邀寵，害時蠹政，他人敢怒而不敢言，只有陸贄却屢奏其非。德宗非但不罪延齡，反恨陸贄多言；遂罷贄爲太子賓客。一年後，延齡復讒贄與李充、張滂、李銛等失勢怨望，動搖衆心；德宗信以爲真，遂貶贄爲忠州別駕，從此就永遠不能還朝了！

卻說李德裕和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輩同時，均先後以才名文字得邀主知，彼此互爭進取，自是意中之事。況且僧孺輩和德裕的父親古甫原有嫌隙，至是遷怒德裕，自然更其不能相容了。穆宗以後數

十年間內閣勢力的消長，不是牛仆李起，就是牛起李仆，彼此傾軋，甚是厲害。當穆宗時李逢吉專政，引用牛僧儒爲相，就貶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李宗閔專權時，文宗召德裕爲兵部侍郎，因遭宗閔之忌，又徙爲西川節度使。後來僧儒因論維州邊事失策，貶爲淮南節度使；文宗始拜德裕爲相。宗閔旋亦罷黜。等到文宗擢用李訓、鄭注時，宗閔入朝，德裕遂又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到了武帝卽位，又召德裕入朝，給他安安穩穩的做了幾年事；這纔算德裕建功立業的時期。武宗崩駕，宣宗卽位，復拜白敏中爲相，牛等內遷。敏中原爲德裕引入翰林，至德裕失勢，敏中竟令黨羽交訐德裕，致貶之爲崖州司戶。大中三年，德裕病死崖州。一代功臣，驟遭貶死，徒令冤家稱快，真不知公道何存？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求方士憲宗圖長生 崇儒道韓愈斥佞佛

卻說唐代君主迷信方士祈求長生的，並不僅憲宗一人；就是英明如太宗，尙命方士那羅邇婆娑，採延年藥以求長生，此外更不必說了。可是唐代君主的祈求長生，說來倒是別有淵源的。原來戰國時有個學者，姓李名耳，表字伯陽，諡法叫聃的，著了一部書叫做道德經，後來的道教便是奉他爲教宗的。道教在魏、晉、六朝時流行很盛。當日唐高祖謁老子廟，因爲老子姓李，自己也姓李，遂尊之爲「太上玄元皇帝」，並詔王公以下皆習道德經。所以後世子孫，奉爲成例，待遇方士，甚爲隆厚。中宗詔諸州各建道觀，並以鄭普思爲祕書

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是爲方士爲官之始。睿宗卽位，以西城隆昌二公主爲女冠，於是皇女亦有信道者。玄宗對道教尤爲重視，詔令士庶之家必藏道德經一本，東西二京及諸州各建玄元廟，按期齋醮。並置崇玄學生，令習道德經、莊子、文子、列子等書，以應考試。甚至公卿吏民爭奏符瑞神異之事，宰相李林甫且改宅爲觀，用祝聖壽。自後肅宗、代宗、德宗各代，崇奉道教雖較佛教稍遜，然因道教爲皇家正教，名位終居佛教之上。武宗專心致志的迷信道教，寵道士趙歸真親受法籙，對於異教如佛、祇、摩尼、景、回各教，則禁止流行，這也是唐代新宗教的一個厄運。

於是，因崇奉道教而迷信長生，甚至服用長生藥而斃命的，也是常有之事。本來帝王已極盡人間富貴，只有壽命與庶民相同，如果有

藥餌可以延年，又誰不願強求？秦漢以來，帝王求仙藥，以圖長生不老的，史冊記載甚多。卻說唐朝憲宗皇帝晚年，也很好神仙，又廣求天下方士。有人說柳泌能合長生藥，薦之於憲宗。泌說天台多靈草，若給他做個長吏，庶幾可求。憲宗遂命泌權理台州刺史。言官紛紛進



圖三 韓愈像

諫，謂『歷代君主或喜用方士，但從未有使方士臨民的。』憲宗聽罷，大怒道：『只煩一州民力，可令人主長生，臣子又何愛惜之甚呢？』羣臣知無可挽回，也只得聽之。

道教之外，當時的君主對於佛教也崇奉甚謹。相傳鳳翔法門寺塔內埋

有佛指骨，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憲宗遣僧往迎佛骨，奉入禁中，供養了三日，纔送還佛寺。一時王公大臣，瞻仰佈施的，爭先恐後。惟刑部侍郎韓愈剴切上疏，諫誠迷信。

憲宗見疏不禁大怒，欲治愈死罪。裴度、崔羣等勸道：『愈語雖狂，心實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再三乞免，乃貶愈爲潮州刺史。結果，憲宗雖殷勤求仙媚佛，自身卻不能保，說來真是可憐亦復可笑呢！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巨寇猖獗閭閻鼎沸 興元出走天子蒙塵

卻說宣宗皇帝很能修政圖治，他自卽位之後，便書貞觀政要於屏

風，焚香盟手讀大臣的章疏，賓禮羣臣，威懾閹宦，復收復河隴諸

地，施威四方，

一時美政，頗有

可觀，唐朝人稱

他爲「小太宗」。

可是好景不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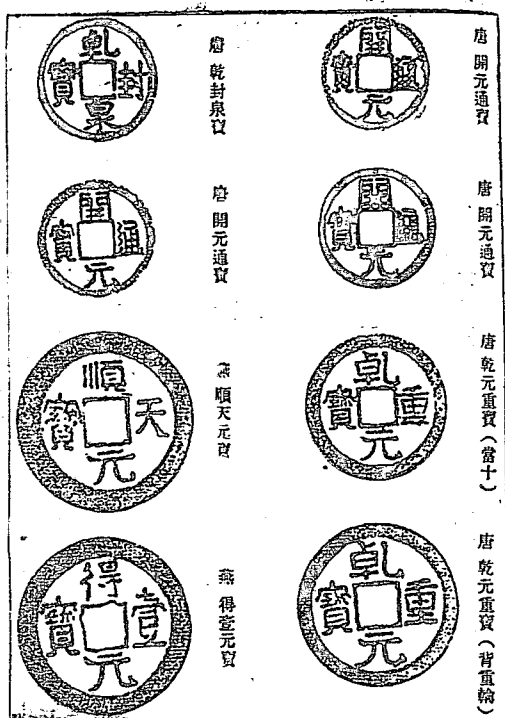
那時的人民，安

享了十餘年的太

平歲月，正如曇

花一現。到了懿

宗繼統，天下就大亂起來了。什麼龐勛啦！黃巢啦！騷擾得大江南



錢制代唐 四圖

北，沒有一塊安靜樂土。

先是南詔入寇，徐州奉詔募兵八百人往援；事平後便屯桂州。

初約三年一代；後來到了六年尙不得歸。戍卒各有怨言，遂乘機作亂；亂兵殺了都將王仲甫，擁糧料判官龐勛爲首，劫庫北返。所過剽州掠縣，多不能禦。龐勛領衆出湖南，泛舟東下，一帆風順，不久便過淮南，連破了宿今安徽宿縣徐二州，活擒徐泗觀察使崔彥曾。隨進兵攻潞今安徽潞縣和今安徽和縣濠今安徽鳳陽等州，遂遣李圓進圍泗州。適有廣陵人辛讜，素性任俠，隱居不仕，嘗與泗州刺史杜愔交游，至是亦入城助杜愔拒賊。正在勝負不分之際，朝廷降旨令康承訓爲招討使，舉兵討勛。承訓奏調沙陀酋長朱邪赤心爲前鋒，進攻徐州，衝鋒陷陣，無堅不摧。賊衆屢戰屢敗，龐勛走死亂軍之中；因是泗州之圍始解，龐勛之亂也。

就告一段落了。

卻說懿宗在位十四年崩駕，中尉劉行深等擁立晉王儼爲帝，是爲僖宗。僖宗年少昏憤，一切政事，皆由田令孜專斷。當時府庫空虛，令孜收兩市商貨歸入內庫，言官有敢陳訴，便付京北尹杖斃；於是宰相以下，無敢言者。剛逢關東大旱，百姓流離失所，相聚爲盜。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聚衆散千，揭竿長垣今河北長垣縣。翌年匪衆增至數萬，攻陷山東的濮、曹等州。冤勾人黃巢聞聲糾衆響應，與仙芝同擾山東，朝廷詔平盧節度使宋威爲諸道行營招討使，出擊仙芝。沂州今山東日照縣一役，斃賊甚衆；謠傳仙芝已死亂軍中，威卽奏報，遂將諸路援兵悉數遣散。不意仙芝勢忽復熾，連陷河南、山南、淮南、江南諸州；所至焚掠殆盡。威軍不能制，乃詔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爲招討使，大破仙

芝於申州今河南信陽縣；仙芝倉皇出走，追到黃梅地方，四面兜剿，殺賊無算。仙芝窮竄無路，被諸軍亂刀砍死。其餘黨尙讓復聚集殘衆往奔黃巢去了。

是時黃巢方攻亳州未下，見讓到來，甚爲歡迎；讓因擁巢爲「衝天大將軍」。自是黃巢聲勢，日見浩大；竟自黃河、淮水，直掠大江南北、浙水東西，南下閩廣，更折而北上，經湘、荆、贛、皖，轉渡江、淮，勢如破竹。所過焚燒殺掠，慘無天日。那些節度使只知擁兵自衛，但願黃巢一出他們的境地，便一概不管了。譬如黃巢到了湖北江西間，那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晟，同至荆門禦賊，大敗賊衆。及黃巢渡江東走，有人勸巨容窮追，巨容嘆道：『國家專事負人，事急則撫存將士，事寧卽棄如敝屣，不若縱賊遠颺，還』

可使我輩圖功。』這幾句話真道盡了當時節度使的心事。所以當日黃巢流轉南北，進陷洛陽，復破潼關，竟似唐朝沒有一個官兵一樣。洛陽失守的警報傳到，嚇得滿朝人士，面如土色；始由田令孜召集五百神策兵擁駕西行。鳳翔節度使鄭畋迎謁道左，請車駕留鳳翔討賊。僖宗以鳳翔密邇巨寇，不聽，又出奔興元。黃巢聞知車駕已出長安，便擺駕昂然入宮，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一時唐朝宗室，大半血濺白刃了！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沙陀勤王黃巢授首 朱溫廢帝唐室告終

卻說黃巢既僭號長安，那肯就此罷休，當即派遣尙讓往寇鳳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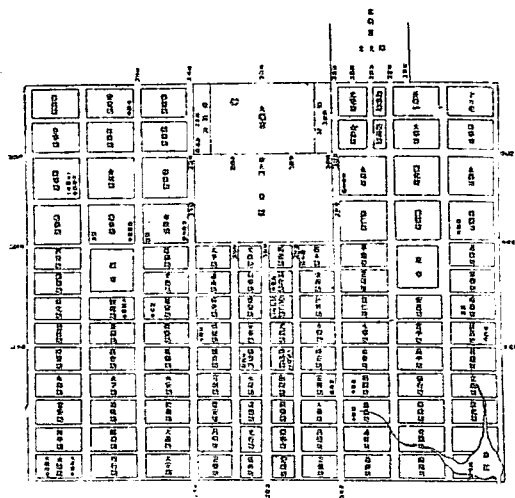


圖 五 唐長安城坊圖

以爲大軍掩至，個個嚇得抱頭鼠竄；官軍乘勝追擊，追至長安城下。
黃巢聞官軍大至，無心固守，也便棄城東走，逃往灊上去了。後來黃

追殺僖宗。幸虧鳳翔節度使鄭畋非比那些擁兵自衛的節度使，不肯爲朝廷出力。當僖宗離開鳳翔後，他就傳檄討賊，正像空谷傳聲，萬山響應；今見賊衆來犯，遂卽整軍抗拒。當下使唐弘夫伏

兵要害，等到賊衆到了龍尾陂地方，弘夫便突出擊他，衝斷了賊兵的陣線。官軍奮勇殺賊，賊軍

巢打聽得並非大軍，遂復引兵還襲，掩入都門，弘夫等未曾防備，聞賊衆大至，倉猝應戰，卻爲賊所敗。朝廷知各節度使調遣不靈，特遣使韃靼徵李克用率兵入中原勤王。

卻說李克用乃沙陀人李國昌之子。沙陀族原係西突厥別部，向居

蒲類海

今新疆鎮西縣西北，有一湖，名蒲類海。

之東，後歸附於回紇。憲宗時，沙陀酋長朱邪執

宜降唐，始移居鹽州

即今甘肅鹽池縣北。

懿宗時，執宜子邪心因討龐勛有功，任

大同節度使，並賜姓名李國昌，當時克用仍任沙陀副兵使，留戍蔚州

今察省蔚縣。

。僖宗乾符五年，大同諸將作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克用爲留

後。國昌欲割據代北一帶，爲唐兵所敗，父子同逃韃靼。至是又詔赦

克用罪，叫他來討伐黃巢。中和三年克用引沙陀兵與黃巢戰於渭南，

屢破巢軍；黃巢雖是百戰悍將，但見了克用也要退避三舍。他見大勢

已去，纔焚燬長安的宮室，出都遠遁。時克用年僅二十八歲，少壯驍勇，破黃巢功居第一，兵亦最強；因他一目微眇，時人號爲「獨眼龍」。唐廷以克用恢復長安有功，詔爲河東節度使。巢出都後，進擊蔡州。今河南汝陽縣秦宗權出戰不利，降巢，復合兵圍攻陳州。今河南淮陽縣越一年，克用會師往援，巢退走汴州，克用派兵窮追，大破巢軍。後來賊黨斬巢首級來降，這一次古今罕見的浩劫，至是纔告平息。

可是黃巢之亂初平，各藩鎮因互爭權勢，卻又惹起了無數的兵戈。先是巢將朱溫見巢勢日蹙，遂變計降唐。唐廷賜名全忠，并拜爲宣武節度使。克用追黃巢到汴州，全忠款待甚殷，只爲克用年少氣盛，不免酒後失言。當晚全忠卽遣兵襲克用，殺死三百餘人；克用走還晉陽，上書請討全忠。僖宗見表大駭，以爲巢賊伏誅，不可再啓兵

端，頒詔令雙方和解。當時雙方雖遵旨息兵，而仇怨終未盡釋。

卻說僖宗還都未久，又因田令孜蠱禍，致有朱玫、李昌符之亂。

於是復走興元。到僖宗第二次返京時，卻已奄奄一息無復生理了。未幾帝崩，楊復恭擁立皇弟壽王 傑爲帝，是爲昭宗。昭宗生得體貌巍巍，饒有英氣，慨然以恢復唐室自許；想藉朱全忠及河北三鎮的兵力，征討克用，遂詔張濬爲招討使。不料王師失利，朝廷聞耗，君臣甚是震懼。適逢克用上表陳冤，唐廷樂得看風使篷，卽詔復克用官爵，貶濬了事。這時李茂貞據鳳翔，王行瑜據邠寧，韓建據鎮國 陝西華縣，皆與宦官互相表裏。旋行瑜爲克用所殺，茂貞與建愈益跋扈。昭宗置殿後四軍，使諸王帶領，以圖自保。不久茂貞舉兵復反，昭宗又奔華州。茂貞陷長安，宮室市肆，焚燬殆盡。還是靠着李克用引兵勤王，

昭宗纔得復還長安。不久，昭宗復與崔胤謀誅宦官，宦官挾茂貞以自固，崔胤乃密召朱全忠入援，驅宦官數百人，盡行誅戮，宦官之禍始戢。這樣一來，全忠因屢次勸王滅宦官，威震天下，遂萌篡唐之念。到了天佑元年，遂殺崔胤，擁帝遷都洛陽，促百官偕行，並驅士民往洛。可憐都中人士，號哭載道，宮闕廬舍，拆燬一空，長安遂成丘墟，昭宗到了洛陽，茂貞又以興復唐室的名義，聲討全忠。全忠恐日久生變，遂殺昭宗，立太子祝，是爲哀帝。不久全忠遂演出逼宮廢帝的一套把戲；自稱大梁皇帝，改國號爲梁，唐朝國祚就從此告終了。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交通盡水陸貿易達印度波斯
種族大混合唐代多諸夷蕃將

卻說當日朱全忠廢了唐哀帝，篡滅唐室，而自立爲大梁皇帝，改國號曰梁；自是唐朝的李氏天下，遂告覆亡，以後講的便是梁、唐、晉、漢、周五代的歷史了。但我們讀過第四冊和第五冊兩本書，僅僅知道些帝王的遞嬗，和朝廷裏的把戲，至於隋唐時代邊境各民族在民間互市商即通及東亞民族的大混合，卻還未嘗講到一點，看官請勿心慌，在下便要在這裏拖這一條尾巴。原來自從漢通西域後，中國和中亞及西亞間的陸路已經開通；後來因爲大秦王安敦派人來中國，遂又開通了中國和西方的水路。從此中國人的足跡，不像上古時代那樣只限於東亞方面了。所以在陸路方面，自漢亡後，除了前涼、苻秦、元魏之外，中國政治上的勢力，雖然不能發展到西域；但是商人貿易，僧侶求經，仍舊是行旅載道，絡繹不絕的。而且我國西北邊境上的中

外互市，始終沒有間斷過。到了隋朝，尤其看重互市，邊境上的重要地方，都設有互市監，管理通商事務；武威、張掖兩處，尤成爲互市的中心。西方商人到這兩處來的，有四十國以上。唐朝盛時，西方諸國來通商的更多。中國人到中亞、波斯、印度去經商的也很不少。至於海路方面：安敦之後，大秦商船也常到中國來，中國人也常往海外去經商。經過南北朝至隋、唐，中國的對外貿易日盛，商船之向西航行者也愈多；常到波斯灣和阿拉伯海一帶，甚至有到紅海灣頭的亞丁去做生意的。那時中國的貿易口岸，有廣州、安南、青島、和登州等處，而尤以廣州爲最盛；所以唐朝在廣州設有市舶使，征收海舶的出入口稅。唐朝末年，黃巢攻陷廣州，殺戮回教徒、耶教徒及波斯猶太的商人，有十二萬人之多；即此一端，已可見那時外國人居留中國的

真是不少哩。

可是這樣一來，因為交通方便，中國和各民族互相往來，就生出這個民族與那個民族互爭的現象。所以中國到了五胡亂華以後，北方民族的血統，便已有大混合的現象了。等到唐代先後征服各民族，各族中人或虜或降，因而各加入漢民族混合生活的，自然也就不少。翻開唐書的諸夷蕃將傳一看，中唐晚唐的人物：名將中如哥舒翰是突騎施人，李光弼是契丹人，混瑊是鐵勒渾部人，張孝忠是奚人，王思禮是高麗人，李光進是河曲諸部人。逆臣中如安祿山是胡人，史思明是突厥人，叛臣中如僕固懷恩是鐵勒僕骨部人，李懷光是渤海靺鞨人。藩鎮中如史憲誠、李寶臣是奚人，王廷湊、李茂勳是回紇人，王武俊是契丹人，李正己是高麗人，李懷仙是胡人。在唐書中有傳的已如此

之多，其他無傳的自當更多了。還有在傳中沒有說明是何種人氏的，如荔非元禮這類的姓名，一看便知其決不是漢族人氏。此外如元氏、宇文氏，明明都是鮮卑人之後，在唐時都已不當他們是外族的人了。而且在這些人裏面，如諸夷蕃將傳中所列的，如阿司那忠、契苾何力、泉男生、渾瑊、僕固懷恩之輩，還都保存他們自己的氏族。至各藩鎮中的各族人，經過唐朝的賜姓，和漢族竟不能分別了。如唐末時的李國昌、李克用，及克用的兒子滅梁建立後唐的李存勖，若不知道他的先世是沙陀人，誰也會忘掉他原非漢族了。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本集第六冊，便知分曉。

莫楚偉主編
陳立夫主編
國民說部總目

第一集 國民歷史集

徐忍茹校訂
林一厂校訂

上古演義
秦漢演義
魏晉六朝演義
隋唐演義
晚唐演義
五代兩宋演義
元史演義
明史演義
清史演義
清季演義

第二集 國民革命集

徐忍茹校訂
湯增璧校訂

孫中山先生傳
民國紀元
救國津梁
討袁記
光復記
護法記
北伐記
十二忠烈傳
建國三先烈
革命三士傳

劉憲英編
沈裕民編
鍾公任編
鍾公任編
劉憲英編
黃振亞編
沈裕民編
王樹滋編
王樹滋編
黃振亞編

第三集 國民地理集

張炯校訂
鍾靈秀校訂

地球來歷
全國風雲
錦繡江南
平浦道上
長江流域
離海道上
白山黑水
西北遊記
閩浙白粵
西南遊記

第四集 國民名人傳記集

張炯校訂
徐煥樵校訂

萬世師表的孔子
復興越國的班超
威震西域的班昭
昌明女德的班昭
西遊取經的唐僧
抗金護宋的李綱
盡忠報國的岳飛
成仁取義的文天祥
抗英拒毒的林則徐
行乞興學的武訓

金煜編
宗秉新編
東若編
章植編
陳緯編
李仲編
徐期秋編
李仲編
孫毓麟編
徐期秋編

第五集 國民健康集

胡定安校訂
郝更生校訂

白衣姑娘
寶寶
喫與喝
失足恨
人齒門爭
強身強種
自強不息
萬牛考察記
急政術
海林良練武

第六集 國民生產經濟集

壽勉成校訂

經濟致富記
黃金夢
塵海淘金錄
僑商歸國記
桃源境
田家樂
王先生遊記
吃飯離
悲歡離合
愛鄉記

葉新明編
張宗漢編
劉東傑編
葉定安編
歐先哲編
袁炳昌編
熊抱璧編
徐錦渭編
張振玉編
王綴緒編

